

十大风流

才

子

林

女

常
林
集

十大风流才子才女
情书选

曲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十大风流才子才女情书选

SHIDAFENGLIUCALZICAINÜQINGSHUXÜAN

曾晓 编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封面设计:羽 丰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6.25 印张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320000 字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20000 册

ISBN 7-5387-0573-2/I·536

定价:7.80 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爱到黄泉 | 石评梅
高君宇 | (1) |
| 二、云欧唱爱 | 庐 隐
李唯建 | (4 7) |
| 三、爱眉软语 | 徐志摩
陆小曼 | (109) |
| 四、大爱狂潮 | 郁达夫
王映霞 | (180) |
| 五、长歌当哭 | 蒋光慈
宋若瑜 | (216) |
| 六、昨夜星辰 | 白 薇
杨 骚 | (273) |
| 七、秋叶潇潇 | 肖 红
肖 军 | (338) |
| 八、快哉我爱 | 李 敖
LW 等 | (378) |
| 九、纸短情长 | 朱 湘
霓 君 | (420) |
| 十、黄昏秋恋 | 梁实秋
韩菁清 | (429) |

· 石评梅、高君宇情书 ·

寄向黄泉的血泪书简 **爱到黄泉**

这是号称风流才女的石评梅在高君宇逝世后写下的悲怀情文。它们虽然无法投寄，虽然不是用书信情书的形式所写，但却情浓意深，感天动地，是人间至文，是最伟大最美丽的情书。

石评梅、高君宇小传

石评梅，1902年生，山西平定人。乳名心珠，学名汝璧，因爱梅花高洁，后改名为评梅。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，也喜爱歌舞体育。1920年秋从山西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。1923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师大附中女子学部，并以评梅、心珠、林娜等笔名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、书评等多种作品。1928年9月30日因病去世，享年只有27岁。

高君宇，1895年出生，山西静乐人。1916年入北京大学，五四运动时被推为北大学生会代表，是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器重的学生。1922年曾代表中国青年参加莫斯科远东革命青年会议，回国后奔走革命，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。1925年3月，因积劳成病，英年早逝，享年仅30岁。

石评梅与高君宇因同乡之谊而相识，并逐渐发展成深沉而高洁的爱情。起初，石评梅因初恋曾受过挫折，在对待高君宇的爱情上曾一度犹豫，但高君宇高尚的人格和火热的感情，终点燃了评梅的爱之心火，两颗纯洁的爱心结在一起。就在他们的爱情如火如荼之际，高君宇被急症夺去生命。这巨大的不幸使评梅悲恸欲绝，以至连君宇的葬礼都未能参加。此后，她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坟前挥泪祭洒，把刻骨铭心、终生不渝的爱情献给已去的情人。有风流才女之称的评梅。又在孤灯掩映之下，在茫茫不眠之夜，又和泪带血的写下一篇篇缱情寄向黄泉的悼念至文——不是情书、胜似情书的感人文字。请读一读这样的文字吧！它们比琼瑶还琼瑶，比三毛还三毛，更比所有的三毛琼瑶们伟大、高尚、深

沉、庄严！在绵绵不尽的三年情思哀愁之后，评梅亦追循着君宇的英灵而去，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侧。“生前未能共依处，死后愿并葬荒丘。”一对纯洁高尚的情人，一段冰清玉洁的爱情，就这样“一杯净土掩风流！”

给天辛^①

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宇宙中本没有留恋的痕迹，我祈求都象惊鸿的疾掠，浮云的转逝；只希望记忆帮助我见了高山想到流水，见了流水想到高山。但这何尝不是一样的吐丝自缚了呢！

有时我常向遥远的理智塔下忏悔，不敢抬头；因为瞻望着遥远的生命，总令我寒噤战慄！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滨将别时，你握着我的手说：

“朋友！过去的确是过去了，我们在疲倦的路上，努力去创造未来罢！”

而今当我想到极无聊时，这句话便隐隐由我灵魂深处溢出，助我不少勇气。但是终日终年战兢兢的转着这生之轮，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，象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，对着苍茫的天海，云雾的前途，何处是新径？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，徘徊着。

我心中常有一个幻想的新的境界，愿我自己单独地离开群众，任着脚步，走进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，跨攀过削岩峭壁的高冈，渡过了苍茫扁舟的汪洋，穿过荆棘丛生的狭径……任我一个人高呼，任我一个人低唱，即有危险，也只好一个人量力挣扎与抵抗。求救人类，荒林空谷何来佳侣？

^① 天辛，即高君宇，原题为“天辛”。编者

祈福上帝，上帝是沉默无语。我愿一生便消失在这里，死也埋在这里，虽然孤寂，我也宁愿享孤苦的。不过这怕终于是一个意念的幻想，事实上我又如何能这样，除了蔓草黄土掩埋在我身上的时候。

如今，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扶慰，自己能安慰娱乐自己时，我便去追求着哄骗自己。相信人类深藏在心底的，大半是罪恶的种子，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尸骸；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，手中既无弓箭，又无弹丸的我们，又能奈何他们呢？辛，我们又如何能不受伤创被人们讥笑。

过去的梦神，她常伸长玉臂要我到她的怀里，因之，一切的凄怆失望象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着我，使我不敢看花，看花想到业已埋葬的青春；不敢临河，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；更不敢到昔日栖息之地，怕过去的陈尸捉住我的惊魂。更何忍压着凄酸的心情，在晚霞鲜明，乌声清幽时，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认旧日的足痕！

从前赞美朝阳，红云捧着旭日东升，我欢跃着我：“这是我的希望。”从前爱慕晚霞，望着西方绚烂的彩虹，我心告诉我：“这是我的归宿。”天辛呵！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，彩凤似的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；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，现在呢，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，蜷伏着呻吟的病人。

这些话也许又会令你伤心的，然而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些幸福愉快的言语也要躲避我。今天推窗见落叶满阶，从前碧翠的浓幕，让东风撕了粉碎；因之，我又想到落花，想到春去的悠忽，想到生命的虚幻，想到一切……想到月明星烂

的海，灯火辉煌的船，广庭中婀娜的舞女，琴台上悠扬的歌声；外边是沉静的海充满了神秘，船里是充满了醉梦的催眠。汹涌的风波起时，舵工先感恐惧，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，不是沉醉娇贵的少女，偏是操持危急的舵工。

说到我们的生命，更渺小了，一波一浪，在海上留下一些什么痕迹！

诞日，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。诚然，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，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象枯骨似的生命。

绒情寄向黄泉

我如今是更冷静，更沉默的挟着过去的遗什去走向未来的。我四周有狂风，然而我是掀不起波澜的深潭；我前边有巨涛，然而我是激不出声响的顽石。

颠沛搏斗中我是生命的战士，是极勇敢，极郑重，极严肃的向未来的城堡进攻的战士。我是不断地有新境遇，不断的有新生命的；我是为了真实而奋斗，不是追逐幻想而疲奔的。

知道了我的走向人生的目标。辛，一年来我虽然有不少的哀号和悲忆，你也不须为生的我再抱遗恨和不安。如今我是一道舒畅平静向大海去的奔流；纵然缘途在山峡巨谷中或许发出凄痛的呜咽！那只是积沙岩石漩涡冲击的原因，相信它是会得到平静的，会得到创造真实生命的愉快的，它是一直奔到大海去的。

辛！你的生命虽不幸早被腐蚀而夭逝，不过我也不过分

的再悼感你在宇宙间曾存留的幻体。我相信只要我自己生命闪耀存在于宇宙一天，你是和我同在的。辛！你要求于人间的，你希望于我自己的，或许便是这些罢！

深刻的情感是受过长久的理智的熏陶的。是由深谷底潜流中一点一滴渗透出来的。我是投自己于悲剧中而体验人生的。所以我便牺牲人间一切的虚荣和幸福，在这冷墟上，你的坟墓上，培植我用血泪浇洒的这束野花来装饰点缀我们自己创造下的生命。辛！除了这些我不愿再告诉你什么，我想你真有灵，也许赞助我一样的努力。

一年之后，世变几迁，然而我的心是依然这样平静冷寂的，抱持着我理想上的真实而努力。有时我是低泣，有时我是痛苦；低泣，你给与我的死寂；痛苦，你给与我的深爱。然而有时我也很快乐，我也很骄傲。我是睥视世人微微含笑，我们的圣洁的高傲的孤清的生命是巍然峙立于皑皑的云端。

生命的圆满，生命的圆满，有几个懂得生命的圆满？那一般庸愚人的圆满，正是我最避忌恐怖的缺陷。我们的生命是肉体 and 骨头吗？假如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毁灭的幻体，那么，辛！我的这颗迂回潜隐的心，也早应随你的幻体而消逝。我如今认识了一个完成的圆满生命是不能消灭，不能丢弃，不能忘记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永远存在。多少人都希望我毁灭，丢弃，忘记，把我已完成的圆满生命抛去，我终于不能。才知道我们的生命并未死，仍然活着，向前走着，在无限的高处创造建设着。

我相信你的灵魂，你的永远不死的心，你的在我心里永存的生命；是能鼓励我，指示我，安慰我，这孤寂凄清的旅途。我如今是愿挑上这付担子走向遥远的黑暗的，荆棘的生

到死的道上。一头我挑着已有的收获，一头我挑着未来的耕耘，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无穷的。

自你死后，我便认识了自己，更深的了解自己。同时朋友中是贤最知道我，他似乎这样说过：

“她生来是一道大江，你只应疏凿沙石让她舒畅的流入大海，断不可堵塞江口，把水引去点缀帝王之家的宫殿楼台。”

辛！你应该感谢他！他自从由法华寺归路上我晕绝后救护起，一直到我找到了真实生命；他都是启示我，指导我，帮助我，鼓励我。由积沙岩石的漩涡波涌中，把我引上了埋平的海道。如今，我能不怨愤，不悲哀，没有沉重的苦痛永远缠绕的，都是因为我已有了奔流的河床。只要我平静的舒畅的流呵，流呵，流到一个归宿的地方去，绝无一种决堤泛滥之灾来阻挠我。

辛！你应感谢他！你所要的死后希望我要求我努力的前途，都是你忠诚的朋友，他一点一滴的汇聚下伟大的河床，帮助我移我的泉水在上边去奔流，无阻碍奔向大海去的。象我目下这样夜静时的心情，能这样平淡的写这封信给你，那你也奇怪我罢！我已不是从前呜咽哀号，颓丧消沉的我；我是沉默深刻，容忍涵蓄一切人间的哀痛，而努力去寻求生命的真确的战士。

我不承认这是自骗的话。因为我的路是这样自然，这样平坦的走去的。放心！你别我一年多，而我能这般去辟一个理想的乐园，也许是你惊奇的罢！

你一定愿意知道一点，关于弟弟的消息，前三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，他现在是你们那古旧的家庭囚闭着，所以他已失学一年多了。这种情形，自然你会伤感的，假如你要

活着，他绝对不能受这样的苦痛，因为你是能帮助他脱却一切桎梏而创造新生命的。如今他极愤激，和你当日同你家庭暗斗的情形一样。而我也很相信静弟是能觅到他的光明的前途的，或者你所企望的一切事业志愿，他都能给你有圆满的完成。他的信是这样说的：

“自别京地回家之后，实望享受几天家庭的乐趣，以慰我一年来感受了的苦痛。谁知我得到的，是无限量的烦恼！”

我回来的时候，家中已决定令我废学，及我归后，复屡次向我表示斯旨，我虽竭词解释，亦无济于事。

读姊来信，说那片荒凉的境地，也被践踏蹂躏而不得安静，我更替我黄泉下的哥哥愤激！不料一年来的变迁，竟有如其悲惨！

一切境遇，一切遭逢，皆足以使人伤心掉泪！

我希望于家庭的，是要藉得他来援助完成我的志愿，我的事业；但家庭则不然。他使我远近游学的一点心迹，是希望我猎得一些禄位金钱来光荣祖墓家风。这些事我们青年人看起来，就是头衔金冠银裹满身，那也算不了什么希奇的光荣！我每想到环境的压迫，但愿一死为快。但是到了死的关头，好象又有许多不忍的观念来掣肘似的。我不愿死，我死固不足惜，但我死而一切该死的人不能竟行死去。我将以此不死的躯骸，向着该死的城垒进攻！

我现在的希望已绝，但我仍流连不忍即离去者，实欲冀家庭之能有一时觉悟，如我心愿亦未可定！如或不然，我将决于明年为行期，毅然决然的要离开他，远避他，和他行最后决裂的敬礼！

愿你勿为了一切黑暗的，荆棘的环境愁烦！我们从生到

死的途径上，就象日的初升纵然有被浮云遮蔽，仍然是要继续发光的。

我们走向前去吧！我们走向前去吧！环境的阻挠在我们生命的途中，终于是等若浮云。”

辛！是残月深更，在一个冷漠枯寂的初冬之夜，我接读静弟这封依稀是你字迹，依稀是你语句的信。久不流的酸泪又到了眶边，我深深的向你遗象叹息！记得静弟未离京时，他曾告过贤以他将来前途的黯淡，他那时便决心要和家庭破裂。是我和贤婉劝他，能用善良的态度去感化而有效时，千万不要和家庭破裂。因为思想的冲突，是环境时代不同的差别之争。应该原谅老年人们的陈腐思想，是一时代中的产物；并不是他对于子女有意对垒似的向你宣战。因之，能辗转委婉去和家庭解释，令他能觉悟到什么是现代青年人应做的工作，自我的警策。令他知道我们青年人，绝对再不能为古旧的家庭或社会作涂饰油彩的机械傀儡。父母年老，假如一旦你的消息泄漏，静弟再远走愤去。那你们家庭的惨淡，黑暗，悲痛，定连目下都不如，这也不是你的愿意和静弟的希望罢！所以我一直都系念着静弟，那最后决裂的敬礼。

认识我们，和我们要好的朋友，现在大半都云散四方，去创造追求各个的生命希望去了。只有你的贤哥，和我的晶妹，还在这块你埋骨的地方，伴着你。朋友们都离京后，时局也日在变幻，陷入死境，要找寻前二年的那种环境和兴趣已不可得。所以连你坟头都那样凄寂。去年那些小弟弟们，知道你未曾见过你的朋友们，他们都是常常在你的墓畔喝酒野餐，痛哭高歌的。帮助我建碑种树修墓的都是他们。如今，连这个梦也闭幕了。你墓头不再有那样欢欣，那样热闹的聚会了。

他们都走向远方去了。

自从那块地方驻兵后，连我都不敢常去。任你墓头变成了牧场，牛马践踏蹂躏了你的墓砖，吃光了环绕你墓的松林，那块白石的墓碑上有了剥蚀的污秽和伤痕。我们不幸在现代作人受欺凌不能安静，连你作鬼的坟茔都要受意外的灾劫；说起来真令人愤激万分。辛！这世界，这世界，四处都是荆棘，四处都是刀兵，四处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，四处都洒滴着血和泪的遗痕。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，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。直到我倒毙在旅途上为止。

我并不感伤一切既往，我是深谢着你是我生命的盾牌；你是我灵魂的主宰。从此我是自在的流，平静的流，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。辛！一年之后，我在辗转哀吟，流连痛苦之中，我能告诉你的，大概只有这些话。你永久的沉默死寂的灵魂呵！我致献这一篇哀词于你吐血的周年这天。

狂风暴雨之夜

该记得罢！太戈尔到北京在城南公园零坛见我们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是十三年四月二十八号的下午，就是那夜我接到父亲的信，寥寥数语中，告诉我说道周死了！当时我无甚悲伤，只是半惊半疑的沉思着。第二天我才觉到难过，令我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她那活泼的情影，总是在我眼底心头缭绕着。第三天便从学校扶病回来，头疼吐血，遍体发现许多红斑，据医生说是腥红热。

我那时住在寄宿舍里院的一间破书斋，房门口有株大槐

树，还有一个长满茅草荒废倾斜的古亭。有月亮的时候，这里别有一种描画不出的幽景。不幸挣扎在旅途上的我，便倒卧在这荒斋中，一直病了四十多天。在这冷酷，黯淡，凄伤，荒凉的环境中，我在异乡漂泊的病榻上，默咽人间一杯一杯的苦酒。那时我很愿因此病而撒手，去追踪我爱的道周。在病危时，连最后寄给家里，寄给朋友的遗书，都预备好放在枕边。病中有时昏迷，有时清醒，清醒时便想到许多人间的纠结；已记不清楚了，似乎那令我病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道周的死。

在这里看护我的起初有小萍，她赴沪后，只剩了一个女仆，幸好她对我很忠诚，象母亲一样抚慰我，招呼我。来看我的是晶清和天辛。自然还有许多别的朋友和同乡。病重的那几天，我每天要服三次药；有几次夜深了，天辛跑到极远的街上去给我配药。在病中，象我这只身漂零在异乡的人，举目无亲，无人照管；能有这样忠诚的女仆，热心的朋友，真令我感激涕零了！虽然，我对于天辛还是旧日态度，我并不因感激他而增加我们的了解，消除了我们固有隔膜。

有一天我病的很厉害，昏迷了三个钟头未曾醒，女仆打电话把天辛找来。那时正是黄昏时候，院里屋里都罩着一层淡灰的黑幕，沉寂中更显得凄凉，更显得惨淡。我醒来，睁开眼，天辛跪在我的床前，双手握着我的手，垂他的头在床缘；我只看见他散乱的头发，我只觉他的热泪濡湿了我的手背。女仆手中执着一盏半明半暗的烛，照出她那悲愁恐惧的面庞站在我的床前！这时候，我才认识了真实的同情，不自禁的眼泪流到枕上。我掉转脸来，扶起天辛的头，我向他说：“辛！你不要难受，我不会这容易就死去的。”自从这一天，我

忽然觉得天辛命运的悲惨和可怜，已是由他自己的祭献而交付与上帝，这哪能是我弱小的力量所能挽回。因此，我更害怕，就更回避，就是万不能承受他这颗不应给我而偏给我的心。

正这时候，他们这些人，不知怎样惹怒了一位国内的大军阀，下了密令指明的逮捕他们，天辛也是其中之一。因为我病，这事他并未先告我，我二十余天不看报，自然也得不到消息。

有一夜，我挣扎起来在灯下给家里写信，告诉母亲我曾有过点小病如今已好的消息。这时窗外正吹着狂风，振撼得这荒斋象大海汹涌的小舟。树林里发出极响的啸声，我恐怖极了，想像着一切可怕的景像，觉着院外古亭里有无数的骷髅在狂风中舞蹈。少时，又增了许多点滴的声音，窗纸显出豆大的湿痕。我感到微寒，加了一件衣服，我想把这封信无论如何要写完。

抬头看钟正指到八点半。忽然听见沉重的履声和说话声，我惊奇地喊女仆。她推门进来，后边还跟着一个男子，我生气的责骂她，是谁何不通知我便引进来。她笑着说是“天辛先生”，我站起来细看，真是他，不过他是化了妆，简直认不出是谁。我问他为什么装这样子，而且这时候狂风暴雨中跑来。他只苦笑着不理我。

半天他才告诉我杏坛已捕去了数人，他的住处现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。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，今晚十一时他即乘火车逃逸。我病中骤然听见这消息，自然觉得突兀，而且这样狂风暴雨之夜，又来了这样奇异的来客。当时我心里很战慄恐怖，我的脸变成了苍白！他见我这样，竟强